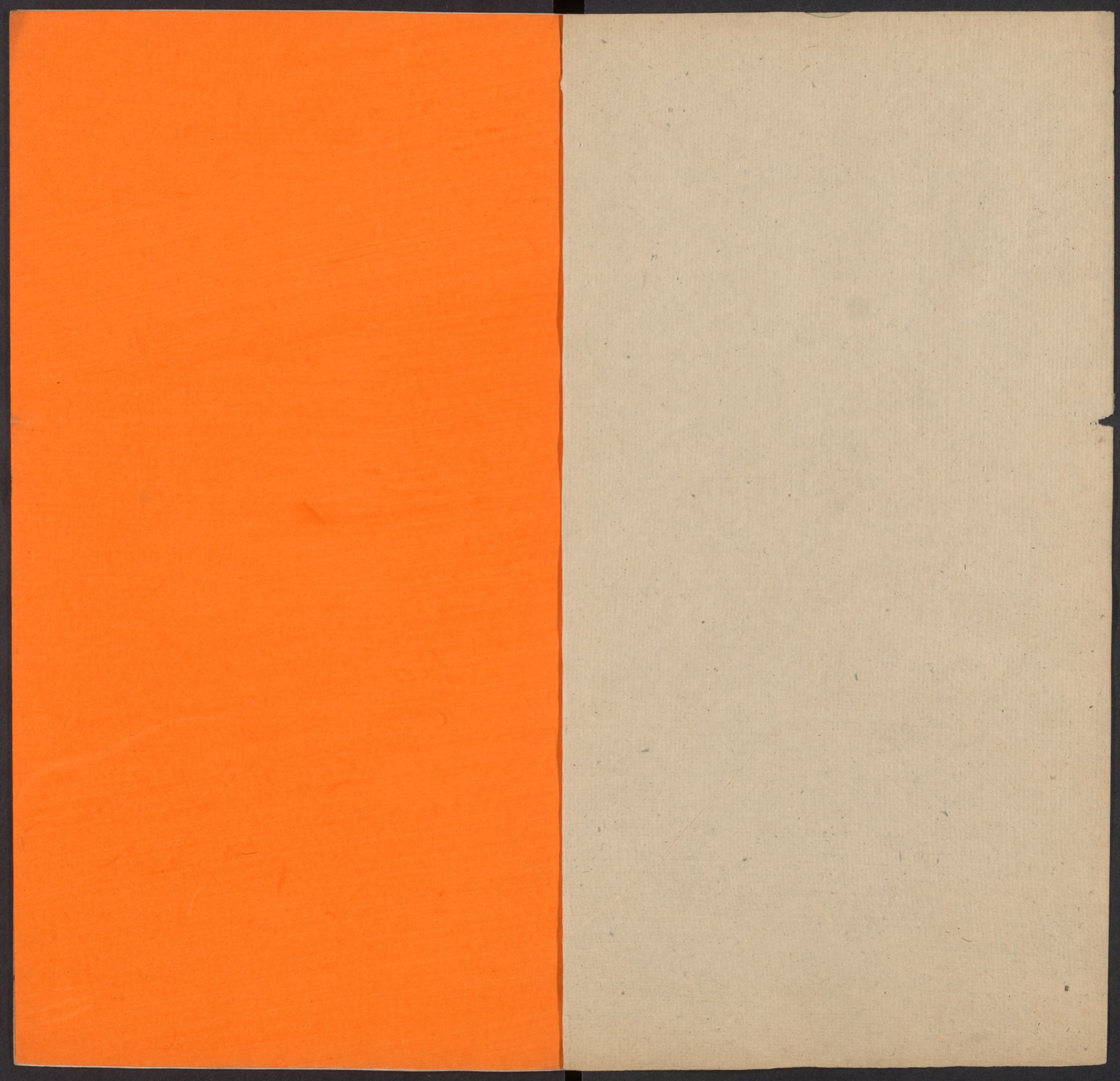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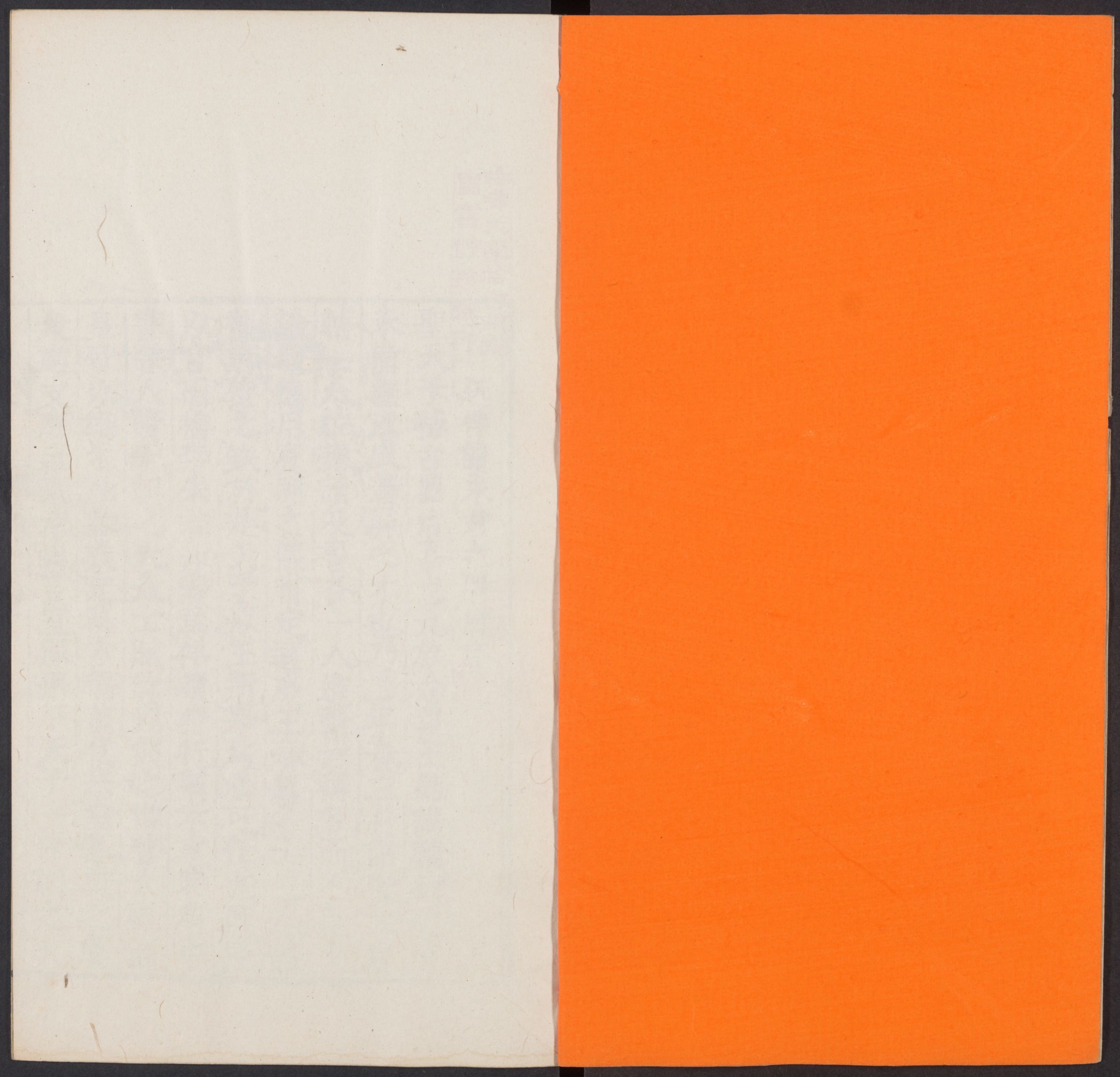


T 5406/4191

2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
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
輔一人太左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
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
補麻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為必可任也俱授
以官而構李朱君仲涉為伴讀將行第孝寧時為中
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志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
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
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

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
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
者雖固有之而未之履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
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
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
友以成今德其為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
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
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
君以講讀為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
安蹈利則危敬慎則德備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

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
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
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
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
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廷莊自孝義令遷為副
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為政昔治孝義民
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
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
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
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

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脩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滅不誠古所未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

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其華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千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所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北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
 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
 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聞士鄭君禮賢永曲阜
 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
 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
 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
 相娛樂示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
 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選知陝之
 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足師以卒予奉喪歸天
 谷伏山澤間日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

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
 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為
 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
 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既為禮相勞苦即問舊
 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
 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為衆所推舉余又歎當時仕
 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
 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
 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為政之道在此不在彼
 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

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
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
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
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
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一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
擴據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
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
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
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
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
爵加人而不脩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
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
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
位有餘君子之所深耻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
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
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
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
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

敢稱其官其意以為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為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為狡童比之為頑鼠又何其薄其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况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為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鬚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

於已也故皇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為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煖皆可以變色而怨快况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為哉如以得為喜則將以失為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為

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竒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孟羨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

皆不爲之少變也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能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賜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賜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大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旣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入或謂叔賜生長名冑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只尺不可

辨其氣苦寒其畏被狐貉壇裘以居其俗剛復不可
以儒治而叔賜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
况薄居今丞于勢卑尤難為莫不為叔賜憂余曰此
雖愛叔賜而云非知叔賜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
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
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
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為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
面坦然以為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
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
之於中國之外借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况

有祿食為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為之何如耳
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為之誠以道雖抱關
之賤猶傳于後世况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
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
者乎亦人之自為有以致之耳以叔賜之才其所視
以為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為戚哉於是論者然
余言請以為叔賜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
說惑之耳古之為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

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
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為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
問其名則自以為儒問其所宗則以為得聖人之傳
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
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
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
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
為竊真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
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
嗚呼是果道不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備傑其

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
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
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
之作何為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
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
乎經而可以為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
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
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
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
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

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平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

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

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治則人以爲各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嫵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

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採
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
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
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
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
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
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
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卑乎高出
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
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
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
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
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
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
肯少屈於人心尚奇之友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
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翁翁以趨勢
不瓊瓊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

所爲予官翰林與彦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彦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予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彦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衆人能言之若夫彦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

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于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舐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

日默默省已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
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
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教贈
哉况尚教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
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
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
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
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
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教之父以孝友聞而
尚教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

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教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
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蔑廉隅與
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
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脩關市之
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脩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
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
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
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

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
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
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
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
使有位者皆務脩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
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士
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
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

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
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
教其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
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
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
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
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
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
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
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

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
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
視臣鏗之賢為何如是宜且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揚氏
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官聖朝及賢
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忘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
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
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
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磻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偽之所趨

也然良工不以多磻而訾王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
務識其真而已王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
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
不為少矣其中真名而偽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
其然謂儒為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
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
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
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
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
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人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

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况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為儒道也以彼為世守之具則謂儒為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之可理固有患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為磻為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為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操奪於利欲漸瀆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以富

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
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
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
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
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
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
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
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
然爲君子江湘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
徵校士于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

家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原諒言不致飾
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獎及其告
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
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
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
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
不能自己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
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十人

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極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

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擇諸生之尤者四士有二入賜觀承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仁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况吾台文獻故邦乎况躬承其賜者乎又况若宗傳之賢者乎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

厲廉耻以爲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
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
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
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
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
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
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
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

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
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
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
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
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
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
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
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
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
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

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况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暢代其父翰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歛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平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

成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
罹患苦以死固為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
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
不能致况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
不幸然則秦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
次者在勲業下者在利祿勲業非位高不足為則世
之仕者特利祿耳使秦生即得之不足為喜今舍此
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編覽古今之
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
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

失為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
孟暘之死命也秦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
出人乎哉秦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
曰予之言非特可以慰秦生且可慰其兒非特可以
慰其兒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為
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
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
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

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方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安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開聯姻戚而相輻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極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日遇患

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
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
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
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
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
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鹽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
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
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
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
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為酒飲我文舉為之具

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
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
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
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為君子也古之君
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
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為他人故居乎鄉則
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
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
戚且有乖背之心况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
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

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
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
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
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况於易者乎其
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
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
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至不必皆出於
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有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

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
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
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
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
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
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
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
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
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贊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
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

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
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
南士言治道之盛者其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
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
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
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
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
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
海皆其闡闕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
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

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謹之聲處
乎大位則政脩而事治論者之塚將自息矣何以空
言爲乎太學梁君南學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
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
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此三百年間其俗凡三變在
宋中世相高以文辭建乾道淳熙後闡太賢君子之
風而悅之重道德尚名節衰末危甲講論性命言行
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

利誘天下衆驩播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
爲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
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刻削元之遺弊吾意
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
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
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
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
正一何其善自愛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
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
學莫盛於宋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
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
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
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
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
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
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
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
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

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
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為辛者不假味於甘為甘
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
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
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
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手
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恒者為善人達其奧者為君子
而造其極者為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
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為習俗所變未有假
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為

而所為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
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讀而習之
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
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
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為己用故有所為必勞
勤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
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
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
以今歲夫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
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蓄乎學而

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以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承父

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

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為善事親矣而復有大
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
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
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
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
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
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
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于夫言之善者
雖恒人可以為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
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與
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
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法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
君時年三十餘鬚髮漆黑面雪白髮然衣冠頡頏諸
公間方以功名為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
室朝夕與語甚歡聞余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
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
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

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縣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脩髯長身大類其父子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

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焉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

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闢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括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

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主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主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尚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

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真齋序

今年春余患痰瘧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瘧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直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瘧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瘧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

詞驟而覽之疊疊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階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

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
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
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警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
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
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
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
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
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况於文乎今猶
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

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其著於
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
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
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
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
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
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
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其策則速
成而勞用其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
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策以考日月之度造父

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台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乎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纖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也

第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

事而不榮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推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為辟之大海無所用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景無所藉而不難汗滴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矣

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為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實爵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其君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

卷之五十一
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
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
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二者
而思之上恐貧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
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
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
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
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
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
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

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
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
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
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岡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
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
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
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
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

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

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灾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的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揚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揚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

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惑焉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暉師年甚少從烏

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
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
然曄師之居烏傷賭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
亦以爲盛矣入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
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
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
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
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菴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

山林者烟霞之與倚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
獲從各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
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藉輔以脩其文接乎碩師宿學
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巖絕特之地盤旋憩息以登其
志其流或近於肆令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
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
賢上人甘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
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
有泉流林木之勝而瑄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
上人道古言行於奈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

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
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
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
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
可樂生死不足爲之憂窮達不能改其常而况於出
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
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
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
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尚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
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
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
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贊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

者之隨俗以化也尸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脩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儼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割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割艾

自新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者者由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與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芷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有定品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直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身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燈又有取之矣吾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

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已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已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創艾可也三問取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問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

眄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滯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為奇士而惜余拙喑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詭給敏如故而為禮恭遜欵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為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為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歛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慙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其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

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竒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予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

之道且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狗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

畧為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
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為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
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
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携筇陟崇嶺看雲起卧石
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
為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
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
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
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為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

之南名以公官亭為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
記其事非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德
遠周元公之於常抱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
彭澤惟楚溪一笑元公以鷺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
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
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疆體康肩
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
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
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其賤且駭何敢僭冒以汗

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其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

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欲人之所利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公夫之被於衆疾者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脩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

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
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斲其至
此哉雖公亦不預斲其若此也不預斲其若此而天
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獨
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
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
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
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
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
尚能爲六山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過於人者必淺
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
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
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界之也於此有人焉獨
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也若或闕之思也若
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危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
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所得於天可乎夫其
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
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

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困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為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雄故原不為當時所知為最甚莊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為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

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二官為成都府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具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為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為一焉向使喪廉耻捐道義之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

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
得孰為失乎孰為合孰為
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
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
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
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
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于人者可以耀
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
備于身者可以傳千古
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
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
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
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
微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
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
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

矣則君子奚在于是漢儒為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
寵祿終身亦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
時所指說稱頌以為善保富貴者乎載之後雖庸人
孺子皆知稱頌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為不遇屢遭
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
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為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
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
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
甚感歎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
歟茅侯有學行為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

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
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
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
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
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
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
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任正爲甚難今
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
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
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

而得太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
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
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舉聞益賢
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
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
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
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
憂患悵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

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
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楮間有借竹字余指
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
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示疑惟中在逆旅中
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
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為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
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
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
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
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
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
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
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
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
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
知止何異於螻蛄之在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
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
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
為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

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真漢之中
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
借者也而人亦以為折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
世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
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
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
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
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

而勞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洽鄒魯之盛
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
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
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循俗以苟
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
而已申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
苦其不使用之時闕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
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
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
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

此豈非近於...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
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
器為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
必問焉有想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
處未嘗不審率于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于堂左
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
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
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
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
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

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
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
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直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
夏商之禮定於禹湯和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
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
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
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
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

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
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
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
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
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
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
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鬼也廟而祠者魂氣
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
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
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履

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况於體鬼所藏而有不思者
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
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
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
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
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宋康朱君世庸既葬其
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
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
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
變者因微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

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設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爲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

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昇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恍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躬執盞奉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帛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

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
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
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
梁毀于武叔滅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
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之確於無窮此聖賢之
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
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已者自勉或者天
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
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

觀其行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金高軒記

以跡觀之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
困窮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
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
司馬遷之滅情去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
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
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
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
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

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夫玄生盛世孺子業孺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繁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已者高矣雖

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高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輝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有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繁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細少者百年之止數世磨滅泥塗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脩其辭恠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類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弊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訕智絡繹使惠照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朱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鳧俗乎水振翮脩羽不勝樂也雞
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真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畊且
忘其所以畊非特忘其所以畊且併畊者而忘之耕
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
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
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
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
奚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

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言其兄仲言
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
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臧航軒記

浦陽鄭君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
溪之故宅築室池上繪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臧航時
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入莫測也客
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
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
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為貴王帛錦繡恃之以

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
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
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
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
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
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
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
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
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
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

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
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拂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
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而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
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待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
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
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况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
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
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
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
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夫不特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夫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
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嵯峨為天下奇觀跡儼
乎蓬閣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
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
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
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中山其上有樓閣室
廬之美高入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
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

所趨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虜處七
定谷家正姓山相尚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
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
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
至樂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
憚其難而安於凌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
者亦為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
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中
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
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

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借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大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林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管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

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為治之器
焚之而用其剛彊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
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
問閭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
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
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
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
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
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
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

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
之乎今皇上有意宗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
歲擇其異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
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
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威器名其軒
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
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
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
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
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

卷之十五
達於馮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
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
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子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且滑臙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
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
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
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
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
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

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
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
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
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
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
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
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
數千里毋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
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
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

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
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
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
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
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
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
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
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
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
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

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揚子
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
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
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入竊自思悼當世之人
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
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
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孑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

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
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
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
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
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
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
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
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
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
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

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
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
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
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
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
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
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
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
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
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

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
乎衆庶澤被平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
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濟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